

著 馱 齊

角 號 的 明 黎

書 叢 社 藝 詩 國 中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黎 明 的 號 角

齊 馭 著

中 國 詩 藝 社 叢 書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目次

繪一月大輪孩子	二
寄北戰場上的何其芳君	三
題未定	四
辭環的驢角	五
無題	六
對白	八
寄淑敏	九
小樓	一〇
日本空軍停場	一一
夜雨與乃文宿界石	一二
端午寄北	一三
無題	一四
夜鑿口占	一五

目次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月大的孩子

讓我告訴你，一切的善惡，
世界上是五色繽紛的；
人生的路途，
比十八盤更曲折；
美麗得像輕綃的雲霧，
避住了萬丈深的澗谷。
懂嗎，纔一月的孩子？
大眼睛一閃閃地，
似乎是懂了，
於是我發現一個奇蹟，
那一閃閃的呆癡，
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你。
你會更繼續的經過——
一條條不同的路徑，

你會更認識異條的險中
怎麼又來了這多奇景。

（將要如之何呢）

我告訴你一月大的孩子，
這就是人間，你的人間，
但也不是人間，
更不是你的人間；
懂了嗎，一閃閃地大眼睛？

天上又多了一顆星。

閃閃地照着閃閃的大眼睛。
你向他微笑又向他哭，
更像告訴他奶是甜的；
緊緊地，一月大的孩子，
緊緊地抓住吧！
這真正的人，真正的你。

寄北戰場上的何其芳

君

廣漠的原野上，
朔風卷起了
你的熱誠之淚，
散開去，散開去，
蘇醒了多少僵
寒的心。

丟下了一夏
的羅衫，
和「銀色的
」，
擲開那昔日
伸一個醒
其偉大！
殺去盡士
一戰狀。

光明的號角

對準了血染之關山，
你喊！你叫！
你搖醒每一個夢痛。

走出了

「微妙感覺的圈子」，
作一個新的歌手，
貫注那血肉的陣線。

讓紅色的平原和
頹圮了的牆壁做證，
我們要點起
大時代的明燈，
用鋼鐵的字句，
鑄成一根堅的長鏈，
貫注這鐵道的心聲。

題未定

看山桃在折，
滿地贈的人兒？
不見暮風無聲，
吹碎晚霞的心，
沒有人會來
憐惜一兩聲的！
昏曉江水更雀關
小窗曉帶越的長
亡國人的不幸！
那裏還有秋歌？
連吹簫之力，
都嘆息完了！

搔亂髮而踟躕？
哀春風正寒，
對明鏡一覽
久禁詞賦的容顏吧！
一片蒼白的淚涼，
金柝傳來午夜風，
啄木鳥方叩打
窗外夜色的寂寞；
我欲延久暫的妓客，
關關門却只見——
一片銀灰色的天。

黎明的號角

在朝陽的閃爍中，
我聽得了一陣
驚人的號角。
誰不騰起一片
英雄的胸懷，
向天涯，向海角，
向廣漠之原野！
在那裏不也是
正吹出正義的口號！
多少滴碧血
招呼出來

黎明的號角

旭日之血紅；
馬蹄邁過每一片
熟稔的土地——
那是染過魔血的，
血腥的氣息的；
在槍刺的閃光中，
看得清的是
怒忿的火花與
自由解放的標幟。
黎明的號角，
震盪起多少
英雄的胸襟更
喚出東方的明亮。

無題

用不着再屈指數歲月，
反正七里香又是一度花黃。

雨絲搖落了寂寞的心，
香風帶給我一把金鑰匙，

打開了記憶之門，
能找到些什麼呢？

牆角的蛛網更大了！

冷月從隙中透出輕鄙的微笑。

最神往的，是靜夜深巷裏

一支戀歌的幽韻，

淒絕了夜之嘆息，淒絕了初春，

也淒絕了暗中尋夢的啼人。

對白

「爲什麼要把沉思，

浸在一杯茶的褐色裏！

你看下弦月剛好發亮，

杜鵑唱不知名的歌，

啼紅了滿山花朵；

誰說夜是寂寞的，

森林裏有細碎的蟲聲，

角鴟發一兩句呼號，

別人說是不祥之兆，

可不是他喜歡明亮嗎？」

「剛才從山頂上回來，

看激流中有一葉小舟，

急切地不能靠上岩岸；

遠處蒼白的雲霧，
迷濛起聰明的眼睛，
我乃看不清啓示錄；
山脚下小鵝草之哀怨
仰首於天外的雲彩，
於是我頽然而坐，
提起一杯沉一層的褐汁。

寄淑敏

黎明的鵝角

六

千萬里的關山外，
我想憑月色尋訪
你幽靜的居所，
做深夜之來客，
披開赤裸的靈魂，
細譚七十二月的寂寞。
一枝巢軒的翠翮，
更顯得銀色東牆上
白羅的鮮紅美麗了；
階前碧草的搖擺，
引着你無止的遐思，
飄過天外的山巔。

一層又一層。

最令人神往的是半聯
「任它風雨不飄搖」，
這兒是沒有搖擺的，
聽憑您忍耐着
坦白的真誠
之暴露。

這用着細緻
的盛皺，
面影，
部史料。
是絕好的一

北國春光綉
是值得留戀
的。
這兒
但不要忘记

也有對雨的憂鬱，
想起我時也請想起
「任它風雨不飄搖」吧，
故園神遊，我又飄過
千萬里的關山外。

小樓

小樓的春
探牆的桃
都羞澀完
那裏去尋
昨夜濡濕
聽一宵風
曉人的枕
是黃梅時
我看見你
南國臉龐
橙了黃黃
酸性的記

黎明的號角

八

請不必吝惜
唇邊香膠吧！
連眼淚都是甜的。
濡濕了的泯窗，
濡濕了的人
濡濕了的柔夢，
濡濕了的綉枕。
夜色濃如酒呢！
且飲一杯初夏雨
聊解熱意吧！
黎明的曙色，
會卜一卜休咎的。

日本空軍俘虜

為什麼可憐

低頭無語呢？

小圓眼睛裏面

也知道沉默是

懺悔的極峯嗎？

不必吧！你看

昨夜送來的禮物——

斷垣頹壁的堆中，

埋葬的只是

你原婚的人性。

不必再思想

破敗的機身，

那正是殘忍的

那正是殘忍的

適當之懲罰。

昨日的瘋狂，

今天的慘運，

你也可以懂得

什麼是真理了。

怎麼，圓眼眼中

竟會落下了淚？

可是恐懼

死神的降臨？

大和魂是不如此的！

唔，我也糊塗，

它早已毀滅了。

然則是想到

你可愛的妻子吧？

是的這只能怪

你們法西的愚者，

誰不願長遠的

堅守着親愛的人？

但是可以放開眼

向四圍的土地，

你將看到的清——

多少幽靜的家園，

破壞在你們

殘酷的鐵蹄下。

怎麼你總是

不作聲的低泣？

中國人是仁愛的，

更不必恐懼

我們沒有苦刑！

唔！小眼睛，

幹嗎又跪下呢？

怎麼？要一支筆嗎？

這裏是還有一張紙，

寫吧！起來寫！

唔！

「我知道了我的罪惡，

我要我的人性」。

唔！

你竟會這樣寫嗎！

我也要沉默了。

夜雨與乃文宿界石

你還讀小說一夜聽雨嗎？

芭蕉已聽得噤了。

更可嘆陣陣滑風，

吹得窗紙破了抖；

一盞青燈的昏黯，

照不邊這斗室的寂寞；

縱然有前朝激動的心，

也湮得像河底沉了。

你這一陣絲絛的蕭索，

溼透了整個的靈魂。

插開窗窺遠處的夜色，

雲霧的山巒最了靜沉默。

爲什麼杜鵑還啾啾哀啼？

難道不飽沾濕了羽毛嗎？

椰子敲醒了一街的寧靜，

清涼中帶來縹緲微寒。

真與你同聽夜雨嗎？

這清涼處都溼透了。

端午寄北

初五夜的眉月，
灣得刺人心坎；
一團靜穆的金光，
使人的神思
遐飛到天之角，
想這一個佳節日，
在遠方該也是
吃糉子的季節。
用五色絲線
紮成的香荷包，
不也綑緊了
那顆懷遠的心嗎？
讓和風帶走
包中的香氣，

黎明的號角

一一

告訴說這節日中
多小溫柔的氣息，
穿過心，穿過雲，
穿過初五夜
眉目的光潤，
更穿向遠方人
脆弱的靈魂。
夾竹桃的鮮豔，
在夢中開開
故居處的景色——
在那幽靜的院門裏，
你是否正等候着
啄木鳥的剝屑聲；
或是傍晚時，
一隻盲目尋家的

蝙蝠的飛翔；
再不然對着
倦飛歸來的鴿子，
聽那串幽美的鈴聲
它會使你知道
在遠方的雲霧中，
有一個着倦歸舟
空對彩霞滿天
而太息的遊客，
跟底下已倦厭
邀盪的風塵。
正細想去嘗試，
故居溫柔之幽靜。

無題

可還記得那花，
用我的淚澆出綠葉，
你的淚生出香瓣的花？
而今則憔悴了。

不必悔惜你的淚是空流了，
更不必問我的淚是真還是假，
如今我的眼，
已疲乏得不能回答了。
(何時才能休養過來呢)

夜襲占口

縱使月亮清得如水，
在嘉陵江中的
一葉小舟，輕輕地
盪破水中月色的寂寞，
憂幽奏着可愛之夜歌，
有着斯特老斯的旋律，
也挽不過山洞旁
憂慮的人們的怨色，
遠山像沈思的老人，
把世界的氣息
壓在他沉重的靜穆裏，
人們乃感覺到
極重的窒息。

揀起一片殘餘

皺起的面皮

正哀悼他的歲月；

嗅着的鹹味是工合一的，

於是我們來了一個沉默的懺悔。

寄一片枯瓣，

你聞着是香還是鹹味？

不必悔惜你的淚是空流了，

更不必問我的淚是真還是假，

最好你也來個沉默，

對着他看看昔日之雲煙。

山峯的那一邊，
傳來廿世紀鴉鳥的鳴聲，
是這使人顫抖的；
在心上再劃下一條痕印，
記載了殘忍的次數，
直到那清算血債的那一天，
才會放開這痕印的痊癒，
這時候草坪上的人羣，
再不感到露水的沉重，
只剩下心火的焚燒。

題信背

是誰人的一指溫柔，
蘇醒了七十二月的哀怨！
當太陽晒得樹木蔥鬱，
當落紅唱沙沙的歌，
當北風吹出顫抖的時候，
我懂得了你為什麼沉默。

小琵琶的強

於是我興起了一個哈欠，
讓多嘴的喜鵲給我算一算，
從那年的下弦月夜起，
是否已有了六個悽惻的春天！

是誰人的一指溫柔，
蘇醒了七十二月的哀怨，
無人島之國度裏，於是
印上了一个聖處女的容顏。

小琵琶的弦，
彈落了一天星斗，
雨點打破
千斤重的夜枷，
大芭蕉的葉子
跳一支Tad-Tad舞，
隱隱地聽得您
心弦顫動的次數。

還記得您的聲音，
幽幽絮語着寶番，
說地上的人，
說天上的人。

說修心幕裏面
隱藏了若干戀聲。

慵困的口脂香甜，
最可愛惜的是
有了摺皺的粉頰，
口哺我喝下
海倫皇后調製的
Painless 甜酒，
惺惺地送我

一隻小琵琶，
於是我彈您唱。

雨絲牽去一天星斗，
小琵琶的聲音瀉過
芭蕉葉的羞澀，
已無淚的人，
又流淚了。

夕陽

看西落鮮紅的夕陽，
想遼遠天涯裏一座古城，
也塗抹了殘忍的胭脂吧？

頹圮樓角上無力之風鈴，
顫抖着說他看見，
遠處已沒有了幾縷炊煙，
連碧綠的參海。

也急得漲紅了頭；

更可悲的是多少

怪異的面孔，正調弄

那顛倒乾坤的性命。

也許還是個風沙的日子，
揚起了地面上熟稔的塵土，
和陌生的足跡與血腥。

風沙飄過了萬重雲山，
帶給西去的紅光兩句話：
「古城中的人們，
不想悠閑着看可愛的雲彩；
只期待着沒有怪味的風沙。」

山居夜雨

一隻雨絲足有千斤重了，
我的呼吸將窒息於
松濤的吼聲中。

叩打泥窗的幽音似會相識，
昏黯的油燈下，
又飄來一番悲慘的記憶。

簷溜與燈油俱落了，
我猜想院中已有了水泡。

今夜河流更急，
落葉乃有了航路，
滯澀了的記憶，
歸宿正繫住一葉舟呢。

河上

用力攪碎水中之容顏，
眉間的春色盡成眼底寒冰了！

不必說我負了你沒有，
祇請看我腦下的塑像，
那付蒼白永遠蒼白的豎影。

雁子回來又去了，
小河流急得發鳴；
我能駕一葉扁舟嗎？
細浪正咧開嘴來譏笑，

莫要笑吧小銀浪，
雲彩就要來了；
你能替我帶一個封誓嗎？
要不，
要不就帶了那譏笑去罷！

代作贈女友去戰場

請放下那揚的手帕，
來一個歡欣的呼唱；
唱那激昂悲壯的，
「守住我們的家鄉」。
勸君更進一杯酒，
用怒火點着濃烈的酒花：
讓他在心底深處燃燒，
燒斷這愛戀的高潮。
去吧，我的愛人，
擦掉嘴邊的輕吻，
用敵人的血，
再塗紅你的櫻唇。

溫樂章

看釣飄兒悠悠着落水跳。
我乃有了出世之感；
白雲拉住衣服不讓飛走，
告訴說一個 Sphenix 今日涅槃，
有人叫我莫錯認了淒涼，
斜依在山坡上的春桃，
至少是可以采擷幾枝的。
但使我忘掉家的木魚，
也使我走在蜜蜂兒後面了。

跋桃花扇

請聽吧！

江湖正替我敘述
五年來的淒愴！

雨後園林更清朗了，
小麻雀唱着不了解的歌；
怎麼有了白日夢呢？
驢牛在石堦上，爲我
寫下一闋銀灰色的曲調。

漁樵之語空語出一篇興亡恨，
看春風秋月又巡視了幾多年輪！
數點淚染上團團素扇，
佳人血印是騰起兵戈痕迹的；
不聽見這數聲燕子的呢喃中，
飄走了多少片片的錦繡河山。
大江怒濤的日夜嗚咽，
豈是昔日之人語？誰還憶及
河邊哭號與血染的關隘！
數百載後的今世，
衣冠鏡旁又響起海外鼙鼓，
是誰能再譜另一曲的桃花扇？

武勝關

是古代英雄之遺跡，
也許是正義的象徵吧！
大碣堡傲然而立，
原野晚風使他
發出巨大的氣息。

搖曳於山道旁之
白首蘆荻也有威儀，
青雲之志是你所懷吧？
乃有陰峭的松聲，
帶起旅人之心情，
旋上又旋下，
聽他絮語昔日之英雄。

一灣泓水的甯靜
會有風暴的；
遠天雲霧正迷迷，
小綿羊的足蹄，
將敲起一隻前進曲。

時代的紅光從東方傳來，
武勝關又要張開吃人的巨口；
來吧一切東瀛的頑魔，
用你們的血給再給它
裝上一件光榮的史頁。

守遠

你去時帶着滿臉的蒼白，
也帶走了我魂春光；
風塵襲擊會否更蒼白？
故居處的楓葉永久紅了。

昨夜我有了夢，
你正遍栽紅豆的瓜蔓，
還是那付可愛的蒼白，
（將要永世的蒼白嗎？）

向遠去的飛鴻問北方之
胡茄羌馬狼煙及故友，
他一吭高鳴中灑下了淚，
於是我乃懂得了……一切。

窗棂上粒粒之浙瀝，
可是昔日之雋雨？
燈底下我看他並不蒼白，
那怕是南海……人的夜珠了。

休洗紅

莫放下支頤的纖指，
桃花紅時
春色足夠千重疊了，
歸巢的燕子會講些
你願意知道的故事。

來作個和煦的白日夢吧，
怎麼會呢！
不見沿河柳色青，
白頭翁唱着春詞，
有時一兩聲杜宇鳴，
說他是不到玉門關外的。

晚霧看着你笑，
臉上的脂胭更嫩媚了；
當月色籠上半樹梨花時，
對鏡重理晚裝，
今夜會有心上人回來了。

憂思吟

幹嗎心底着憂鬱呢？
可又來了些雨絲，
在純潔的玻璃窗上，
織成一片如麻的細網；
誰也解不開這裏面
綜錯的費思的關連。
窗外節比的鱗瓦上，
依然飄散着
陣陣無歸宿的細浪；
遠山上蒼白的雲煙，
不更是茫然於前途嗎？

誰則心中懷想着
翹眼淚濺生的花蕾，

可是雨打梨花的情況，
更使人淒絕於
眼淚流時之酸楚了！
縱令有人願忍耐着
接受這敗殘的片瓣，
但實在也不敢出手了，
溫軟無力的初夏微風，
最愛惜我不開展的臉，
輕輕地洒幾滴雨水，
來洗刷無人拭的淚痕——
那是永不會乾透的。
却又見，
一隻濕了翎毛的杜鵑，
淒絕的啼過清霧雲煙。